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二

受業毛　昇增訂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球　塡　校

僖公四

經甲申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邑按今山東金鄉縣東北○音旻○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子桓公姑容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在十九年齊已與鹿上之盟矣○怨以宋不與盟于齊○爲討非其本意也○楚勝故媚之○宋敗故侮之○是勢利之徒以怨報德亦是

背叛之徒。討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經避楚子魚之言得死為幸月卦不書葬諸侯畏楚無會葬者

或曰以宋襄之假德而許之為霸何也曰此聖經之義也。齊桓既沒鄭伯先朝於楚小侯蟻附楚遂與中國之盟齊孝晉甚至擁大國恭然無志也而襄公乃毅然欲繼齊桓之業以攘楚為心伐從楚之鄭此其志非聖人之所節取者哉楚有僭王猾夏之罪譬如人之悍奴竊主人之爵位據主人之田宅而又夷戮主人之族屬為之子孫者其不俯首聽命轉為之役而有一人焉視為不共戴天而與之鬬事雖無成不可謂非烈丈夫也故齊桓宋襄皆汲其霸

周云子文發其為亂而興之邪

從擠有致

不同伐楚則一也伐楚之利鈍不同討亂賊則一也桓文之覇以其功也宋襄之覇以其志也故戰國之世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春秋之世能言伐楚者桓文之徒也

秋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皆陳邑按今俱在江南亳州城頓而遷頓國名今河南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陳遂傳為二十五年納頓子張本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蔿呂臣曰子若國何以子玉任令尹不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有必殺功為亂不可不貴丟此箇何也若曰其有殘人能靖者其賢遂子文靖國之說何其悖也自非賊盜小人未必皆有是心子文何乘以此待天下耶自斯言出人君懷其不嫌反加寵貴就敢以功名自負耶

吳草廬曰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卻誣以貳宋之罪其

汪云凡敘忠[illegible]亦都稱重耳伏脉

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頓小國○近陳而服於楚○陳嘗病頓○故為城之○取邑城頓○頓本非大功○酬之為太厚矣○朱子謂趙汝愚曰當厚賞侂胄○而不使預政○天理之公也○子文巳知子玉敗○闘君用其人○猶當諫止○而使為令尹主國政乎○

九月晉惠公卒○[illegible][illegible]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圉子命無從亡人○期期如字上下朞音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拔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編疋[illegible][illegible]則○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誥有

之乃大明服。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仁親爲寶父教之忠君臣父子之間禅有可觀。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經解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旁歷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法求矣

杞之封爵史記無明文班固地理志謂武王封夏後東樓公於杞遂謂杞爲公爵不知東樓公云者猶言陳胡公耳陳爲侯杞亦侯爵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是也自後降稱伯又稱子後復稱伯又復稱子傳明降爵之故云杞夷也又

曰用夷禮杞為夏先王之後屢世連姻大邦安得遂視為夷諸儒以晉黜杞田於魯司馬侯謂杞即東夷即猶睦也東夷如淮夷徐夷之類春秋時最强杞與偪處故親暱焉非必即用其禮況滕亦降爵稱子豈亦夷乎杜預范甯求其說而不得以為時王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爵乎晉平篤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朱子述程氏迺謂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庭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會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際之禮幣也當時霸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注云凡類敘法也通稱於誠於行極於極轉一路象大而情神已注法陰在其奔也遂奔狄將其夷遂入體山從六五人每使然歷

注云許多轉許排從兄女子叔山後推史公得此能

稱子。魯以其自貶於子，故謂其自同於夷，且謂其用夷禮。又謂其不敬不共，蓋以僻之陋。殺別華夷，亦以物之原游，爲敬肆衰世之邦交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恃也）君父之命而享（受也）其生祿（享其生祿，故人歸之），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校報也），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賈氏、臣季子而爲司空，故名氏互見也）。狄人伐廧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趙宣子。○儵，直由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過[illegible]為 主[illegible]無艱 大早以有可 門省衛公子 故於衛不得 逐[illegible]起出天 [illegible]而崇[illegible]屠 遂子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合而皆 微隨於察方 如卜九年中 從者之賢[illegible] 則之好[illegible]國 之接遇皆天 [illegible]春伯納 女[illegible]志衛[illegible] 於[illegible]已[illegible]于 人非敢不皆 天 懷安敗名甚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按九年獻公卒十年秦伯納惠公公子此時已無望於秦齊桓霸業方偉因有適齊之志過衛。衛文公不禮焉。隊傳爲二十八年晉伐衛傳出於五鹿。衛地今屬直隸開州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兆故以爲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爲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抑孝公不可恃故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重耳妻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illegible]解懷人之寵貪安己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蹴言背請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厭不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

雖戎惻惻從忌詠無視與剛悍情慣但古女子發之奇絕書云覆夜者叙事相何深爲無禮之首竊託受殘乃知勢時時哉境之厄叙宋只一筆更餌璧度高以從淅食試

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疏云腋下謂之脅其骨謂之幹駢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係爲後人僞傳。駢蒲賢反裸力果反薄音博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按若若人也言以若人相夫子必反其國註謂在夫子句絕是也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蓋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晉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說文飧餔也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送也之以馬二十乘。按天下可與圖晉者齊楚爲大宋次之自賁人宋投贈亦殷然納之入國○暴非其人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按爲三十年附鄭晰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陸云莫
遇不貴鑿焉
本色構殺之
亦伐垢僕請
職之根
路皆樂扣刪

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疏宋公孫固言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按先軫五人文說三人以見人材之多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illegible]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疏云弭弓[illegible]末也[illegible]以骨飾弭頭者也[illegible]反[illegible]九言反[illegible]古刀反[illegible]反[illegible]悅[illegible]反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儉嗇而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兩次末二段一步緊一步段段各自為結此獨另頓挫逆入特作頂結以要其終

評云起結把忠孝大題目作大排場正作得之須得此劍乐收風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按公子欲前遊楚而鄭睦於楚乃適鄭不禮直遊鄭都遂為子玉所忌安能納之秦既絕楚齊求楚又無能為則山窮水盡矣適子圉自秦逃歸秦伯有招致公子之志楚子遂送之秦逃者彼拘而此送之所謂天啓之也）秦伯納女五人。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孔疏〕匜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懷嬴奉匜澆水令公子洗手按揮之公子揮嬴使去也杜解誤○盥古緩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經史問答〕辰嬴雖飾曾匹懷公即其來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公賦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傳〕賦詩始于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或曰。公子與齊桓宋襄遇。自有一番知巳之論。乃一語不截。而喁喁紀如許兒女子言何也。曰。公子復國。復於嬴氏之手。篇中懷嬴與焉。正文點睛處也。嬴氏初贅子圉。館甥四年。乃棄之而逃。晉語云。穆公召公子於楚。正在此時。未幾欲以嬴妻之。而恐其有子圉之嫌也。於是納女五人。命侍左右。如媵妾然。既而奉匜沃盥。文公知懷嬴亦與焉。然揮去之。以瀆倫之可醜也。測義亦云嬴以家勢壓服公子。且訴於穆公降服請囚。非得巳也。史記云重耳謝後乃受之初傳於狄詳季隗之言。於齊詳姜氏之事。即僖負之妻冀免夫於難。下篇又述趙姬。無非反照嬴氏。夫乃知輿塊贈馬觀浴。不過經歷之波瀾。爲後文伏脉。而鄭楚交贊二段。不過爲贊秦作。

過邇可知蔡伯以爲快婿龐亦以爲蓋世之英而不必見賢一言也雖然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不爲龐氏爲穆姬之女懷公之妻頭顱以爲婚媾豈非不義之大者哉秦穆不能成人之美而陷英雄於不義文公山窮水盡無以堅持初志而五臣坐失事機不能輔公子以有國而隱忍爲此皆可惜也夫始則見親親之仁後乃勉匡王之義未嘗不正而本領不優內多慙德他日事業功罪相半職是故焉

按外傳晉既殺奚齊卓子里克丕鄭使屠岸夷迎公子重耳於狄舅犯不可曰因喪得國何以導民遂辭里克人莫不仁公子而吾以爲舅犯之言非計也於是奚齊與卓俱

弑矣主晉祀者非重耳而誰他日文公謂寺人披曰女為惠公求殺予汝中宿至則狄之於晉二日可大其都斯時里克狐突七輿大夫下及奄豎莫不延頸以待公子之入使五臣者能如鮑叔牙以莒師從間道疾行則有國如反掌耶惠公蝡轉行賂以西師來而吾已擐甲禦秦人於河上矣若之何守匹夫之硜硜者耶或曰里克弑君之賊賊可與立乎子犯之所以謝絕也曰非也豎牛立叔孫昭子而卒逐豎牛丁公戮於漢而卒斬丁公大義所在可以並行不悖也然則公子之辭秦使子犯仁親為寶之首其亦非歟曰據桓弓秦穆之使弔也在奚齊未弑之前猶未因以為利是反父命而稱亂也里丕之迎公子也在奚卓

均獄之後是以安屯傾否者爲仁其親而秦越其親則忘
親之甚者也萬一國虛無人他人執而有之祖宗不血食
仁親者固如是耶至後惠公得國晉有君矣公子嘀嚚者
宋曹衞倀倀無親爲之郷乎塊之辱侈爲天賜何始則仁
而卒以利也且五臣斯時獨不知秦晉之巳隙乎不適晉
姻之秦而投虎狼之楚欲其逭雄才大畧之晉君爲巳敵
其計爲巳悖矣公子復以大言翹過幾竇子玉之刄是五
臣之知在鴻門謝楚之下又在聞雷失箸之下也嗟乎始
則請囚謝罪繼而絶惠殄懷其於親親之誼爲何如者舅
犯人傑也乃舍仁義之師而爲爭奪之計哉

經 乙酉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此亦以議兼行松刻孔事作一篇爲評文然斯歎德係怨作用者人頭須兩段見怨可寫翻姬今作二段見從讒報而總歸之於天把從怨兩字截技擠掃其忠命精

王出居于鄭【杜解】襄王也譏王敝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晉侯夷吾卒文公位定而後告按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年九月子懷公圉立今年二月文公立殺懷公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杜解】重耳也納不書。不告入也【補註】入國不告則何得獨告惠公卒不知文公爲惠發喪以掩殺圉之迹自同於兄弟繼位而不告以秦納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說文羈馬絡頭也【杜解】紲馬韁紲息列反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至誠諸古有如月有如河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罰也投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懷公遣軍距秦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按今山西猗氏縣西有令狐城其西北爲廬柳臨晉縣東有桑泉城其東北爲郇臼衰今在解州西北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頭岸雖曰披非不能殺之不欲殺之也不欲殺之而故斫其袪耳披亦有心於文公者也何以岐所其袪蓋不斬袪發知對不到使他人而從狄君田渭濱之

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按高梁傳九年十五年及此杜三注稍與其實一地也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昔子犯欲去之呂郤仇也文不能開誠布公使反側自安方知漢高封雍齒是王者氣象寺人披請見。

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發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時不遑事乎而呂郤焚宮之謀其能身知乎披曰披固有心于文公有出逆夫人叙於此所稍嫌一隔

汪云初字起叙郤郎從衛僕類叙

張云觀何必罪居者句則頭須之述自漸進寫晉國耳

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技呂郤二子大義不明爲實晉謀篡國然惠懷皆叛而身殆不博亦忠於所事者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藉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按綱是大綱紀是綱隸僕者使用之人也言大小事皆僕代理之晉侯會秦伯於王城殺呂郤內難既平即從王城至秦逆夫人以歸初。晉侯之豎左右小史頭須。一曰里鳧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損心覆謂此心豎立不起故所謀反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

偶云威犄地 迎諸陳謀其 自來精膽勢 利[illegible]以[illegible]妙 於[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 一筆而獨前 敘叔隗並無 一句逆筋趣 齊正何句徵 封思[illegible]也 小[illegible]辭不良 同先勢利得 推寫[illegible]處說 子餘巳割管 文 並云雉氏如 以同括爲嗣 趙氏安能終 顧則嗣趙終 者姬之力也 介母不求知

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忿所以能安衆挾求納重耳不一其人惠懷拜親於此驗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文公女請逆盾叔隗子與其母。子餘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推[illegible]妻對得相為
[illegible]

提出大字突
溶洄而下妙
如破竹實與
之爲而爲

誰爲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　概糧難具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　惟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之不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俱也）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今山西沁源　縣有綿上城）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表也）善人

此五節爲一大篇。叙晉侯得國後事。以君臣夫婦兩意間寫。明寫暗寫。總以趙姬斥子餘得寵而忘舊句爲主。首節統冒。子犯與齊姜謀醉重耳遣之。及醒乃以戈逐子犯。此可與其安樂乎。子犯急流勇退。趙女子謂見利不顧其君。非也。蓋已知其必忘舊矣。及朝武宮。殺子圉。正得寵之日也。因以助我者爲功。害我者爲讎。從亡者爲德。從惠懷者爲怨。方欲遠逐夫人。大施報復。然國勢新立。秦師既歸。國

不能無絶施也　二三節當合爲一大段得國之後又賴岳翁削平內患故親從新昏分外加禮而郤以寺人頭須兩番危厲之言叙在前後以見怨不必報而深慨晉文之不然也　第四節是寫季隗事復國之功綦嚴第一披則錄其告難之德而赦其斬袪豎則㝵其求納之功而忘其竊藏公於報施可謂明甚若狄之季隗爲公元妃請終待子固有德無怨者也乃聽其自歸而以視夫人嬴氏炎涼迥別因借趙姬之斥子餘者曰得寵而忘舊遂爲晉文之斷案　末節述介之推事暗照齊姜姜殺蠶妾警懷安與子犯謀遣公子高出季隗一等其皆向得寵忘舊者享一日之膺福耶桓公既卒孝又不材齊不見歸晉不之遊而

髮絲老齋宮明人詩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能不眾介推之心耶蓋上節專言夫婦已照起君臣此節專言君臣已微射夫婦推言復國由於天命於貪天爲己力者一番痛斥又云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語語爲齊姜吐氣然則晉侯賞功凡寺人豎子並樂自獻而負然物表者一介之推晉侯歸國凡君臣患難絲蘿相締者無不漸至而爽然不屑者一齊姜篇中並不明點姜氏但將其事之子犯入手一寫令人想見與謀者何人求節詳述推事恍然筆墨中有一無字之齊姜也總歸到得寵忘舊本旨綿上志過之言恰與白水之誓相應而終寂然於姜所謂忘舊也　傳每以今事補前事寺人求殺於此方說明文

批云特用兩
語句與通篇
說作相照

贏助在九人至文六年趙盾語中始補出史家得此法省如許筆墨　晉文一生苦於德怨上太明優曹伐衛修怨也請隧圍陽樊恃德也而不知皆陷於不義寺人披引桓公相管仲則仇可忘也頭須國君仇匹夫一語更爲千秋軀鑑趙姬則又進一層怨有不仇而德不可不報介之推則更進一層臣之與君本不可以爲德有求報之心便是貪天功爲己力俱爲晉文針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按從此叙起以著鄭弄亦以見子頹之亂厲公討平爲叔帶之黨忌鄭之故）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爲滑滑衛故）

此則天下皆曰吾之由也光明翰將護叔持以鄭作兩有可爲上下者不可必伐鄭下皆可以伐狄不可以狄伐鄭其女不可爲后其理則不然解釋衆賢殺叔叔當諸出天王居於鄭而不居於鄭之所出其後叔帶居其所而女德無保之者終閉公召公相對此論

不聽王命而執二子。（二子，伯服、游孫伯。）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按，民服。）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按，次序也。其推行之序，由親親以及其仁民愛物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致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叔方別爲文昭，或以二叔爲管蔡者，非。）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今河南鄭州治管城。毛，今宜陽縣界。雍，今河南修武縣西有雍城。畢，今……）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陝西咸陽縣北有邘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召穆公，周厲王之時……）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小雅。……以喻兄弟和……）

戒言鄭執王使出伯言四追曰此說其先世言之言不可沒其先德而棄之也

韡則彊盛而有光輝。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其如親兄弟其

韡韡然。韡鬼反

四章曰、兄弟鬩鬩訟親。呼歷反。于牆。外禦其侮。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美也親。今、天、子、不、念、小、忿、以、棄、

鄭、親其、若之、何。厲用也歎。親。親。暱親也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鄭

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附甚崇尊也書

秦晉券信義同鄭有平惠之歎。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歎也。又有厲宣

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illegible]寵厲王之子宣王之母[illegible]而用三良七年殺發臣申侯十六年

設寵子于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政云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illegible]王當爭於諸姬爲近道近當暱之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

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

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

周公分作兩層名公只以一語納入極變化

兩弗聽有去之者

頹出狄叔桃子與下段甘昭相照

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 周公作詩名公歌之故言亦云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名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名親兄弟之道 民未忘禍王又與之 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名狄故日民未忘禍 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武之功業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 皆周大夫 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探德何以不書王不以天王之九伐而用狄師 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施功勞也有勞利塗報適甚 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孔疏殺人取財曰惏附註言婦女故齊之齊無所止極忿怨之心無有終巳惏力南反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按今河南洛陽縣西南有甘城甘水帶自齊復歸仍食采於甘作亂被誅猶立後于論想以天王汿汝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 又通於隗氏所王

立狄后。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將禦之。王曰。先后（惠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周地接今河南鞏縣東。大感反）。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補註[illegible]狄犯京師獲大臣也。皆不書。為王室諱。按周語翟人殺譚伯。富辰以其屬死之。則五子皆死節之士）王出適鄭。處於氾。（鄭南氾也。在河南襄城縣南。音凡）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鄭不從王命。又執天子之使臣。其罪大矣。然何至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二子者叔帶之私臣也。請滑伐鄭二事。皆叔帶使二子為之。朱氏[illegible]櫸曰。二子將欲叛王。皆為叔帶謀也。若果出王意。豈伐鄭而復出居於鄭耶。其說是也。

葢滑久服於鄭屢爲衛文所誘反覆不常[illegible]衛[illegible]知會[illegible]
戾之鄭文必不許也伐之而鄭交離矣因伐鄭以立隗又
替隗以怒狄而叔帶於以坐受其遺 襄王仁孝性成其
於叔帶嫌怨悉捐委以心腹故富辰兩次進規皆所不納
辰諄諄於兄弟之國曰外禦其侮又曰民未忘禍已陰知
其謀而未敢顯斥故危言刺之而王不能喻也叔帶之罪
浮於象其漂搖王室甚於管叔兵已犯闕御士欲鬬猶曰
先后其謂我何幸而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譚伯捐軀
赴敵王可適鄭不然其將貽以衛桓之殃鄭賂之矣矣而
曰上慰先后乎傳書敗狄於王出之上爲王危之也 尹
友至舜而極然其於象也封之有庳未聞長處宮禁也源

亦變之第四子臧服

此云解解隔結又一法

源而來未聞誰浪庭內也襄王篤於友愛而不能制之以禮卒使奸宮禍國匪曰愛之其實害之此非孝友之過孝友而不知道則不得為孝友也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僖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故云鷸翠鳥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千鷸尹橘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猶適也）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彼人之德不稱其服）言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疏云此書大禹謨文）（按子華既誅子臧出奔宋敬懼韜晦而異服自棄便與所處地位絕不相稱宜鄭伯之惡也引書天地喻父子即曾仲子父不奸之說也）

傳云三代符勝國[illegible]應[illegible]長入[illegible]見[illegible]也厚之道

呂東萊曰。鄭伯之怒不在冠也。特過冠而發耳。已剪於子華實國之時矣。按宣三年傳云子臧得罪而出補此傳所未及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致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將鄭能尊先代

宋成公賢君也。何至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輕身朝楚。蓋亦惟既沒。晉霸未興。新敗之後。不得已為安宗社之計。其如楚也不知若何吞聲飲泣而強顏將事也。追晉文初立。翻然歸晉。而楚遂為讎之國。

言使告曲直罷晉之故於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按言母弟子之有寵者

青於汜鄭黃 於汜乃鄭 一鄭爲下文 伏案 解招鄭地

鄙在鄭地汜（秋解鄭鄭地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二子大夫）。（周）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秋疑得恐懼脩省之禮）。

春秋於天王事尤極恭謹。後此天王居於皇。居狄泉。在畿內。故不書出。襄王鄭在鄭地。雖與畿內不同。然天子天下爲家。有事則曰巡曰狩。而不言出。所謂天子無出是也。今何以書出居。蓋避母弟之難。素服降稱不穀。自同於諸侯之出奔。以待列國勤王之師。史官因其來告而書之耳。出者避也。因難而避居於鄭也。聖人存之。以著天王凶服降名之實。表其遇難脩省之心。非有所貶也。公羊以爲不能

三事用三祀事先代也示從省也尊天子也與有先王之後實或謂鄭爲宋以制逆故禮王以有於祭享故而王不至鄭都尚有其禮皆誤說也

乎毋杜氏謂自絶於周常山劉氏謂才出畿內即非王有。皆非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官具[illegible]正官官司具。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君已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衛大夫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朱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滅邢傳

經 丙戌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其事未聞。○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孔跋衛地指喪未踰年故衛成公降名稱子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按此史官之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呂說春秋有一禮至人固未已已指爲異物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千百耶

諸侯滅同姓多矣而獨名衛文其義云何蓋探惡痛絕之也邢周公之裔且與衛同爲狄滅賴齊桓並存今以小嫌陰謀以滅之劉氏敞所謂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不得與他滅國者等傳備載禮至銘辭即是奸人供狀以發明書名之義　齊桓之卒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寬主夏盟宋執鄫子而祭社楚執宋公以伐宋自宋襄公卒齊宋大國無不南向者且

此晉文反壓前一功而啟來擲不甚冠冕天子於處到明皆師不江何卜卜盟公私意也薛泰師欲專其功也至事隨命於禍遇陰奧忽絕之以請隧圖陽將勒王朔江大題日且成羽已二字傳秦移容引出

陸渾偪於王畿王使執於侯國會封須句衛屋邢社我稱燕息狄更勝張天子出居岌岌乎不能守其社稷苟非晉文繼覇則衰周一綫以及泗上小侯其能終春秋之世乎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經史則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程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之野帝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附註此直舉本文九三爻辭未及於變卦其下至天爲澤以當日乃說變卦義耳）戰克而王饗吉

此叙論淵行以卑下傅所為父之說潤而勸者之處甚悲情領詳

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溫，大叔在溫故。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曰：王章也。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附註】猶云王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呂說）平指豐鎬乎？黎惠割虎牢乎鄭，又以酒泉邑于虢，襄以溫原等予晉，歲朘月耗，而周益衰。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夫子以不如多予之邑。于奚內臣也，多卑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厥矣。陽

樊不服。圍之。倉葛。人陽樊。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啓疆盟向不忍廢鄭陽樊不忍服晉民不輕棄周如此

晉侯納王。且行朝禮。此春秋所未經一見者。而聖人沒而不書。或曰。以其請隧圍邑也。然罪與功兩不相掩。豈因罪而并沒其功。崔氏趙氏黃氏。因謂王久居蹕土。晉侯既克楚於城濮。而後王歸成周。則三傳皆妄。夫經畧而傳詳者多矣。安得遽斥爲誣也。望溪謂魯史以魯不與事。故畧而不書。疑之者曰。晉侯欲求諸侯。必以其功告魯。安敢不書。予曰。望溪之旨是也。此時晉文初起。仲遂構怨於齊。方乞師於楚以伐之。夫安知晉之覇也。故天王出居。以魯弃問

官守而嗇也納王朝周以魯不與事而不書也聖人不得而增然又以爲忌晉之功則不然蓋魯與晉無怨直謂他人之功於己無與耳何忌之有哉一勤王大義也而先之以求諸侯則伯者之心也然子犯之謀猶是公私兼舉而公則一於私阪泉之兆以黃帝爲周王其所戰者乃叔帶也非吉而何公忽以帝自疑幾忘周天子已伏請隧圍陽之根乎難之後因而朝王亦大義也不比河陽之狩朝於王所矣乃修然請隧王拒之傳携啓南陽於後知南陽之田非天子所樂予也拒其請隧不得已賜之田三邑不服公然稱兵於天子之畿內倉葛一呼足褫晉人之魄以義始而以不義終其後事多類此傳以魯史未備故功罪並

塔師建出而不納王故取析以賞之予毛遂深而不及故閒隙納頓以償之頓事一局汁許名詭心歡語篇諟望傷而則

著之。

秋，秦晉伐鄀。杜解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按今在河南淅川縣西陳傳爲文五年秦入鄀傳。音若

楚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守也商、密。鄀別邑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隈隱蔽之處係將與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析今河南鄧州南有析隈山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孫解見得囚故疑取析見盟徵故疑二子已并叛扳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後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爲頓圍陳納頓子于頓。張註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頓子蓋中國侵小夷狄反借之爲義舉也

傳大書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讀者以爲秦伯當不知者

三日糧[illegible]示信之地

[illegible]原貫閒諜[illegible]也觀此人[illegible]其誠信之

莒屢爲公所[illegible]故衛可平救[illegible]魯民保有[illegible]取守

何作爲而深惜晉侯辟之不令一展其才及讀至過析圍商密機詐橫生迭虜子儀子邊夫乃知秦伯爲之有其不及無或過也雖然以赴王室之難來以囚楚臣去尊周攘楚能世守之豈非霸者之羽翼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注音牒間也）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周守原大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狐毛子）爲溫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杜解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丁兮反）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從披噎也從猶行也故使處原言也

齊霸正虛。多魚漏師。晉駟方斬。勃鞮預政於州西山。諸公之論。自是不刊。或曰鞮之對。動之以豆粥麥飯之感也。不知於翟於齊。如好看作等閑並殮。何有子餘爲從亡功臣。又稱公壻。原守之問。腳中已有成竹。鞮待節小善稱之。並不說起大功。若說大功。則功臣不少。何必得原當處其壻。甚公聽其壻。欲避其名。此鞮之巧於迎合也。

讀左補義卷之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塏　校

僖公五

經丁亥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杜解甯速衛大夫莊子也向莒地按今山東莒州○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逐齊師遂至齊地故書之酅齊地按山東東阿縣西南有酅下聚○夏齊人伐我北鄙林解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按如以書人爲貶安見書貶之可褒而書爵可知書人書君史文辭暴不同大夫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始遂春秋惟邾莒稱人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遂魯卿也疏云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得之假

范氏曰莒子知魯齊平於已故必躬親二國既從衛以大夫受歃而已

檄云若受命的還當背城下疏來ﾌﾉ遣實互用法與使之文幹使之也會君

信故皆以乞爲名。按書乞師始此。○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湖廣歸州有夔子城○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杜解〕莒夷無諡以號爲稱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會通〕會助集虧齊人怨之

宋納孝而公拒之。又與楚爲濟之會。未聞遣一使於齊也。

故齊孝來伐。以此二盟爲辭。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張大不及魯猶能爲會出師而會君臣長幼貴由三家用事貴者氣以進也

公使展喜犒師。〔杜解〕勞齊師疏云犒者酒食餉師之名會語以音沐犒師羔略云以音沐爲禮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犒苦報反

使受命於展禽。〔孔疏〕展氏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惠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illegible]

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爾注王氏學林謂如當訓似是也罄國語作磬韋昭注府藏空虛但有棟梁如縣磬也磬罄古字通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也）載在盟府大師職（職主也）之（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率循也）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春伐西鄙公追齊至酅故齊侯怒公前至魯境雖敝景況

不加詮釋妙
同護

盡入目中故整旅復來也不然伐北鄙在魯境外室如懸磬何以知之且夏爲卯辰之月何至草猶未青乎 傳著衛人伐齊於伐北鄙之下蓋衛以偏師伐齊雖不足以寒齊侯之膽然國已被兵而君猶在道未免驚魂和聖颮定此意使展喜乘其未入魯境以大義折之可以立時歸去則衛人伐齊二語正全篇眼目也何恃不恐提出先王之命盟府之言又述乃父桓公扶災恤小一段功業今君嗣位當繼桓之業使先人功烈不墜於地方爲象賢之子乃以霸業讓人盟狄盟楚事事反乃父所爲而彫敝之降稱兵搆怨無已豈非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五字直令愧死無地隨以君必不然掉轉所謂和而介也敝邑不敢保聚

乃不敢以不肖子視君耳孝公如有血性定當發憤自雄爲齊國繼霸之主矣仁人之言其利至博非徒解魯難亦以誚齊侯尼山求鍾大聖東魯先有至人此夫子所以痛恨於蔽賢之臧文仲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註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筆可此非實而伐之）荆舒是懲奚斯作頌於前今謗荆伐齊是引封豕豺狼而噬我姻親也齊亦援盟寄之言復之和聖不深恨乎盡退師則受命乞師不與知即此便是文仲蔽賢之實前不親謀柳下而使展喜是與君子臭味不親今乃身隨襄仲而獨見子玉是與小人氣類相合　齊宋絕無抗天子事而

楚得夔其地直通巴蜀楚益強大取萊貴發子忘言以忠禍以楚之食嘗言亦無名也

云不臣大振告雜諸侯時二國未嘗奔問官守故辰以此爲辭。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註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疏云摯熊繹元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延）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子玉）鬬宜申（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或曰經夔子不名。夔無罪矣。然則經書名者。皆有罪而應滅乎。不名告辭畧。不知名也。劉公是云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寧可復責此二國耶。楚特利其土地耳

穀爲城濮大脈

宋以其辭於晉侯也（杜解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林解自二十七年朝楚爲平至是叛楚即晉援先儒謂傳凡言叛楚皆云棄楚背楚其説是也）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宋被圍六越月嬰城死守。內外援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肇載入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楚殺父之讎創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濮戰後覩不敢出關卒死於穀而襄公瞑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解左右謂進退在已）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襄仲爲之也然穀何嘗爲魯有寧寘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雍以援魯者誘魯伴與魯結納者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圍宋同觀可見手難窺見楚人底裏 桓公六變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孽也並仕於楚可見召陵之盟不特諸夏須桓之功即荊蠻未嘗不服桓之德

經 戊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昭公滿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解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孔疏傳言楚子及諸侯圍宋是楚子親來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去宋是楚子去後子玉獨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實楚

臣嫌貶無所主名故書人主兵故序於首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疏云總稱諸侯二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常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經]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十三年杞子卒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伐杞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僖公前趨於齊今趨於楚。其於杞則春來朝而秋殘其國。媢張侮弱何以爲伯之心乎公於天倫薄矣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杜解]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蒍子玉爲令尹蒍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杜解]以矢貫其耳

入楚敗之機已伏
一頁字作三
眉批

老皆賀子文。國老卿大夫致仕者皆賀子玉堪其事子文飲之酒。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孔疏事在二十三年此舉其前言以非之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拔入者勝而歸也左逸搜之役以拔勝又拖入二息大子不讓而今又讓楚以快子玉夫子責敗楚而欲他讓也

二語撫獎一篇之綱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補宋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原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報宋贈爲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補逸傳見曹衛背已刪楚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於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作三

一於是倒起
下四於是來

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一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猶取也庸功也疏此虞書益稷篇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桓子御戎○魏犨為右○宮說晉圍人村之□位由於狐趙二子皆能讓及先軫死又蕤於□止居後季曰見冀缺面薦之為下軍大夫是用野之間莫不皆然至景公將荏宜子能讀其下讓皆狐賴倡之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

有心伯者
行術誰歟

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伯、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采解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城濮之役、晉侯第一偉畧也。夫子雖病其譎、未嘗不大其功。傳體經義、力爲鋪張。而此一篇、以臨時選帥、平日教民二意爲主。戰之勝敗、係乎帥。傳先從子玉敘入、見楚之敗、由帥非其人。城濮之師、原軫也。宋使方來、而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已括城濮一篇大旨。作三軍、謀元帥、非軫而誰。而趙衰忽薦郤縠、似故抑原軫。縠說禮樂而敦詩書矣、

剛而無禮正相反與後篇上德德攻者正相合殺如不死
必用軫謀以其有針芥之投也戰之勝係乎民未有文德
不脩而武功成者文德養教之謂也純則為王假亦為霸
晉自戰韓之後幾無一卒可用晉文初入一番振厲示信
示禮示義加以訓練它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根本全在於此故臨時決勝功在先軫
而戰之所以勝者子犯之力也　楚頑執宋于盂敗宋於
泓裂以傷雖其子成公不肯終於事讎豈非令子哉楚前
此猶夏猶自出師至此則率師陳蔡鄭許圍宋而曾且走
會於國城之下又得曹衛更服齊宋則中原大勢去矣觀
其將圍宋即遷帥帥定即至宋雷厲風迅使中原人人自

危。豈。獨。宋。哉。然後逼出末段。方見徙薪止沸。如解倒懸。後子玉死。晉侯曰莫予毒也已說者謂有喜聲出。不知此一結。作者早自傳其喜聲矣。 子文狠心。實見子玉有揮霍才。可以毒中原。豈知飲醴策勳。轉爲他人也。子玉伏辜。子文漏網。武侯衛亭之敗。以諷用馬謖。上書貶爵。子文安得望其項背哉。 救患定覇本無病。加以撒施取威四字。其中便有流毒。後此執曹伯。訛衞侯。諸弊政皆先彰其爲之

經 己巳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杜解】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疏云刺訊也。訊而有罪則殺之楚人救衞高氏曰非善之也。著衞國附楚之罪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

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解

城濮衛地○濮音卜楚殺其大夫得臣楚以違命告拔楚始書大夫○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按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踐土臺陳侯如會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成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陳侯款卒○穆公卒子共公朔立○秋杞伯姬來許氏曰莊公女來寧成風恚入杞之怨稱也○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大非衰貶也疏云宋襄稱子在九年葵丘會陳懷稱子在定四年召陵會也

汪云數段宜連看晉衛之伐為城濮作引踐土之盟為城濮作緒

方云德字冘?攸?稍未從?以總攻城濮經背四國而傳於戰止列背?二氣收?許

天王狩于河陽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河陽晉地按河南河陽縣西為古河陽城

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比再會不至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許?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經?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按汲郡今河南衛輝府侵曹伐衛〔朱〕愆?而?聲?晉侯審?之也〔方〕經本以二事出不別?書伐?曹遂?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地按直隸開州東南有斂盂聚○斂音廉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

齊侯之合於晉爲一節以師從張本且明三國之節並敍晉之三軍也

斂盂〔衛地按屬河南睢州出居婁牛閼堂 晉楚之勝敗所出居不過悅晉之雕〕

自此至城濮本一篇文字以原軫將中軍上德也爲綱篇末德攻正與此應先軫以下軍佐拔置中軍出自獨斷無待他人之引薦矣

公子買戍衛〔欲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包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據經則殺買全爲媚楚盡晉人取五鹿公方在宋郊楚命移師戍衛公遣買戍之買以爲衛君既出國人惡楚則楚不足與也故不卒戍而還公以新造之晉豈敵久橫之楚恐其違命殺之故經書于救衛之上此實事也方殺子叢即聞救衛不克復懼晉於是告晉曰戍衛由買之故今含

方云敘事之文共皆散漫惟左氏於過補大數貫參小雖從事亦而所相對此稱言皆侯有然有遣而能勤民所以於子玉無德無雖而不勤民所以敗其大智也中敗胥侯能用人言不何無大夫且下及與人子玉不持不雖策黃不從

歸殺之○其告楚則曰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兩借其辭皆以殺人媚人也○此傳書殺子叢於救衛之下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杜謂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磔首擒晉侯患之○聽輿衆也人之謀○曰稱衆也○舍於墓○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冢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形整爲其所得之晉人棺斂其尸出之於外欲加襚晉師以免發塚而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責其功狀故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殘譬之旃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燒也僖負羈氏○

按三百人不過用詩赤芾三百語非謂曹大夫如此之多亦非詩爲其公作也光黝能誠詩書矣此事甚做得風致郎其無人僖負羈之宮亦以爲保護賢人而報施二字在魏頴意中看出耳曰無入負羈之宮則晉師有人人室矣日免

選衆即楚子之命[illegible]以[illegible]愛[illegible]之[illegible]逝[illegible]之[illegible]子之[illegible]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政[illegible]臣[illegible]而[illegible]從[illegible]衞[illegible]求[illegible]而[illegible]陽爲[illegible]道楚而終[illegible]兩[illegible]樹對

其族則他族不免矣惡在爲仁義之師左氏言外皆有微意 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飛毀使人責問魏犨其病將待其復命殺之 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故自不安寧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直跳也百猶勵也凡三跳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illegible] 立舟之僑以爲戎右。[illegible]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

江云又借楚子犯申提明儀字指危懼應而所謂從古只法管敬都知誠僞言耳

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按至此晉師已甚責衛而逼近楚師赴宋援矣楚子入居於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賀趙此見昭十三年叔向師及外傳而史記云四十三出十六十二反國夫當文公奔蒲正獻公滅穆朡泰後姬之奔姬係申生姬必長於文公始文公年四十三逢穆姬及艾始姬而穆公致書公子不宜稱爲齊子矣故左氏較近情或疑從左則重耳居蒲止六歲亦吾更少考莊二十八年夏大子居於沃至二子之居蒲居則其後日事也傳統叙於是年爾觀士舊綵潛云三年將每師可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兵書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令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

楚成明知晉不可敵知難而退使晉人著實相定的是晉文勁敵

子犯急遽道出其衷甚嚴非軫力折之利鈍正未卜也

使伯棼（子越椒也鬭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猶塞也）讒慝之口（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按了玉不從王因自師中使伯棼赴中以請兼請濟師宋圍依然未撤也）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大夫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按與稱許也言子玉之言有禮子當解許也定三國謂復衛封曹而釋宋）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按子犯之謀先軫一筆掃却從亡元男皆聽倚創知晉文任用之專）不如

此等節節過出從一緊字日開曹玉分晉用材神筆

上德之旨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猶[illegible]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按言既戰決勝負而衛之復不復再作區處今則不妨私許之所謂譎也）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按至此宋圍方撤呂氏謂伐衛之時已撤非也其云畀宋人盡以田畀宋人之在會者）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附注亢蔽也其讎謂來宋者楚之讎外傳所謂楚惠未報而亢宋者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按言其衆直氣敵飽有素也）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皆齊大夫）秦小子憖（穆公子）次于城濮（衛地）

情勢在必戰然楚子命去宋則不戰於事爲撲理不斯於文焉是東從受怒按子玉請戰楚子與之師甚又必戰矣而晉師終退則又不戰矣子玉不可四國會師又必戰無疑也而晉侯時怯又生如許遲疑然後以詔朝相見決戰于山萬然後情從積真許觀也

按宋君親將而經敘於齊下以此舉為救宋也然大夫終不可以先諸侯故舉之而書師猶圍宋之役子王不可以先諸侯故畧而書人也傳見諸侯位次皆覇者更定非復常制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舊解此所謂君退臣犯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與險故聽輿論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每亡回反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枝舉貞數諸可翦極明大義惜楚惠雖忘不得以其僭王之罪痛斥之晉侯夢與楚子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啑汝腦矣盬音古啑子答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睿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

方云晉侯有德有禮而勤民具見於此

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子玉名）與寓（寄也）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勞勑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平旦）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駟乘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按今河南陳留縣有莘城。貝地又接山東曹縣界。柴亦是）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鬬宜申）將左。子上（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

又云因丞楷
難先作王宮
之作則王至
段士於成楚
斥可以成戎
其下所表一
切按以尒則
其之下勞者
之獻俘及起
兩人館服必
以俱隔入
冊斯伯邪鄭
為傳上張本

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按狐毛以二旆退忽又與偃夾攻子西可見晉軍節度知背使指楚軍止點陳蔡晉止寡未圖之軍知諸國皆有所屬明寄陳便是昕寡三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猶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鄭地作王宮於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按王在踐土親勞晉侯而傳但云作王宮沒去親勞之文是立言有體[illegible]衡雍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衡雍城鄉役之三月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孔致致其鄭國之師以從楚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比元行號云鄭伯葥諸之後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稱述外獻捷不告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

賓禮

以偷於以衛於以[illegible]君之盟於以[illegible]上之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享醴命晉侯宥○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孔疏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illegible]輅祭祀所乘其服鷩冕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音巨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酒器中尊也○卣音酉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逖他歷反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大也顯休美也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咺奉君命以叔武受盟奉使攝君事授傳見示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結出德字收拾全局

踐土王宮之庭書
踐土別於京師
要言曰皆獎也助王室無相害也有渝也變此
盟明神殛也誅之俾也使隊也隕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
後用之

斯時楚氛益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比齊桓之
世止爭一鄭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
并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歸重先軫軫爲元帥晉文
爭摟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肯戰二意爲主細
分之爲六大段　自開首至分曹田爲一段殺顛頡以上
爲入曹事以下爲處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卽
克猶待輿人爲遷舊之謀晉人兵力畧見一班況從亡之

臣奸命糵宮則晉之諸將憎不可用後登有莘之虛晉侯見少長有禮然後決戰正慮及此以與楚戰能必勝乎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齊秦兩大安能與我於是先軫定計使二國怨楚德宋晉宋齊秦逐合爲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　楚子居申至從晉師爲第二段先軫以爲楚愛曹衛必不釋宋之圍而楚子忽居于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衛不顧耶不知晉分田畀宋之時即齊秦受賂告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之請也即以復曹衛者使齊秦要晉晉或不從則齊秦之怒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定有一番命子玉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衛又點使子玉去宋則已槩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棼復命以爲撤

宋國而請復曹衛曹衛未必復也吾愛曹衛不如濟師晉
之僻或不許即可决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
怒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
告晉曰請復曹衛則臣亦釋宋圍圍即早以此謀告楚子
也而先軫以定計曹衛告絕宛春見囚使子玉怒不可忍
則繇不戰也
晉師退至次於城濮爲第三段知子玉肯
戰矣至此不妨故作紆回不敢忘楚君之惠退辟三舍其
實明示之怯以堅子玉之心且以我有禮形彼無禮陰激
四國將士之怒觀下子犯云曲在彼子玉云今日必無晉
可見　楚師背酅至詰朝將見爲第四段在我可戰矣而
晉侯惑而輿誦惑而楚惠惑而亟夢情恐千慮一失子犯

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爲從亡元眞言聽計從故先軫使之一力承當可見晉侯審愼與剛愎之子玉正相反也

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遇爲第五段蓋楚人據險而陳苟非誘之出不可以猝敗也晉師精銳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爲伏卒於是胥臣以下軍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進兵挨戰狐毛豎二旆與之敵佯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欒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墜師煙塵漲天不見二旆以爲公與原軫皆走麾師急馳猝然伏發原軫郤溱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爲二首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欒枝復以下軍回擊楚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救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佈置臨戰之時事事應手此正寫先軫也　自甲午至末

爲第六段鄭伯來歸諸侯聽命取威定霸大功已成天王

親勞三覲受策是上段語語出力此段語語霸是然無上

一段則下段何由致之可知大輅戎輅彤弓旅矢與[illegible]荊

欵拌相應再拜稽首奉揚休命與少長有禮相應寫晉侯

無非暗寫先軫也信字承盟詞來因以德字結通篇言楚

用剛愎之人故以威力傲亢晉用稱說德義之人上德而

以德攻楚故勝也經書晉侯傳于先軫于先軫即發明于

晉侯之義而聖人所謂論者亦自顯然　召陵之役做得

不[illegible][illegible]以敵手是子文城濮之役做得盡情以主兵是

子玉夷吾先軫雖有正有譎而有功周室則同

此段敘得臣事

將有術殺戾服之邪因大鄭之服成都之服相映

方云子玉嶽前云書外怨者代後之命風駭半不相及止明解敗二字前代豢事自求歸漢然然從其謂神施以設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瓊求營反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宋藪澤之麋。水草之交爲麋康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故孟諸澤此爲宋澤楚所有見楚君臣志在滅宋故王因剛而成夢也麋通作湄也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孫伯與子西使榮黃諫。榮黃榮季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禳失問師行所過原有不祀其山川之禮夢丞宗幣故子玉之不與其神滅明之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不以豐與蛟也而謂其得民之慢神以敗則淫祀之說誤之若申息之老何。子玉親率申息之師以敗申息子弟多死亡故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王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按文十年傳云王使子玉無死不及故不敘）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篇近句猶見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

不在民矣（言其自行無大志按言不能用民使之戰非謂其不在民矣也）

春秋多淫祀子玉可謂持正而榮黃謂巫之以濟師而不巫則自敗濟師者益兵之謂也（鬬伯比莫敖以益兵為濟師）蓋晉避三舍楚眾欲止不可者獨一子玉即其子大心亦知其必敗也榮黃以國人信鬼命之說玉謂有神助以鼓其奮往之氣猶之益兵也又隱示以楚眾不可用以激子玉之驕而子玉自恃其才違諸之衆如探囊神道設教奚為乎故請戰則曰戲將戰則曰必無晉此天奪其魄而自敗也

子玉剛狠有爲。如憤兵報復晉君臣能無旰食子玉死而晉文喜可知矣。以見從前之危懼正爲此人而後此之無所忌憚正爲此人之已死也。楚國令尹以強橫變詐工於猾夏者爲功而聖人之意正以守已奉法爲賢也譬如爲盜者在彼鄉中以善殺人搶取財物多者爲能而自王法觀之則免其能自投首者否則守巢不出罪猶未滅春秋於楚臣當如是觀

此篇以元咺[illegible]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illegible]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illegible]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illegible]今天誘其衷[illegible]

元咺訣若伏除武子之哭只爲一元咺耳字中忠怨汎入元咺之心元咺從錄不安矣後稱甯俞忠而免之謂元咺刷之也知其深感於是盟窮云中槐拄解釋猶之邱是送歂後文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休懲以誘救中心之衷耶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衛大夫子郎反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歂市專反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驟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此敘衛侯歸國元咺出奔事蓋衛侯之殺叔武假手於歂

犬殺之也夫枕尸而哭即誅歂犬似殺武非其本心而抑知不然或訴元咺立武哭如其來即信之殺角未見武故殺角殺角即殺武也斯時歂犬稔知其欲殺武矣咺不廢命武不出奔亦以心本無他久當自白耳至晉人復衛侯武子懼元咺以殺子異心爲宛濮之盟側重居者見此乃入國必不追役前嫌武子忠誠既信於平日又動於臨時而羣疑洒然君可安枕而治矣乃衛侯不俟期而入武子以身先之非與之乘界須與君車疾驅竟出武子之先而叔武就殺於是元咺出奔國人再貳故讀宛濮一段知安人心之難讀末一段知人心之易然則公之先期入者疑叔武也甯子先者逆知公之忌武恐有他變也公疾

驅而行者欲乘叔武之不備也。叔武既死。歸獄歂犬。則公殺叔武。傳明言之。無待公羊之直指其忌殺也。或以叔武儼然與盟爲武罪。不知元咺奉叔武以會。衛侯之命也。晉廢衛侯者。以武爲君。武辭之。不敢當君。自同於世子來盟之誠。晉人感其誠。然以衛子告諸侯。踐土。溪曰。使如鄭突之志乎篡。則天子臨之。方伯命之。可泰然立乎其位。而書衛侯矣。故策史以子書。而夫子因之。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又曰。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即之矣。公羊謂孫他人立。衛侯之不得反也。此爲得其情實。叔武不書葬。衛侯諱之。不以嗣殺。則以討罪告。也。自盟之後。晉即歸衛侯。則咺武有歸君之請可知也。晉

刺六所鬥謝
首能以繼攻
上之鬥其能
刑鄭造滿力
賞揚作賍堅
首斥
人於晉加一
惟宇是竭力
形容

惠執於秦征繕以輔孺子宋襄執於楚守國以立目夷未嘗殺其子若弟也國事危疑社稷為重可避嫌遠患不肯以身試乎故踐土之盟不可以責叔武猶廓泄之事不可以疑子西也。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illegible][illegible]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茷扶廢反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愷樂也孔逃兵衆曰愷愷開在反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捷俘可廟徵會討貳。微仍請矣將冬會於溫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辭說舟之僑有功以先歸殺之三人當在議勳議能之科周家忠

緒衍正大不
形拍上三章

厚之氣齊桓猶未替晉文所存鮮矣按傳云民服此
者猶服其殺有罪者下篇則爲臣執君倫常外矣詩云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大雅詩
文刑三罪頗詳何以獨緻前篇蓋顛違命在入曹時則首
段逆命之誅正映照後段無入不用命也若晉楚交鋒存
亡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旗奸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
前未到者俱收拾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咺之
訟相對殺士榮刖鍼莊子刑及無辜捉作威福四方所以
不服也覺晉自城濮之戰獻俘授馘受賞策勳衛自城濮
之後死生罪獄流離顛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按此爲下文討衛許作冒
衛侯與元咺訟杜遜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

一氣寫來如許，辭勢至執衛侯，却不言晉人不與君，入之執也

大士○治獄官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猶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別爲囚室寗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疏云橐以盛衣亦可盛食附送橐以盛饘故曰橐饘寗子慮防酖毒故以饘食爲己職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

此討衛也○本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猶天王狩于河陽之義○先叙爲輔爲坐爲大士復叙殺士榮刖鍼莊子○免寗俞執衛侯一似天子之庭大司寇決獄○不待參聽八議而生者生死者死忽捕歸之於京師一語○方知決此獄者爲强國之諸侯也○竊生殺之權棄君臣之位○其惡與用郤子同其罪在圍陽樊之上○

承行於溫水

狩非其地自狩名之也雖也不在狩名則晉侯有罪王之德以隱之也二譏字各逝刑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杜解晉侯大合諸侯欲尊事天子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按補正云。狩猶幸也。非也。傳加一且字則此狩自是得獵之謂。冬獵曰狩。使王行冬狩之典而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按穀梁曰譎會天子也全天子之行也已于不可以訓四字說之。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按天子狩獵有常所。故河陽非當狩之地若云巡守則不得言非地矣。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從按明德者明其尊周之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去京師。不過百里。諸侯駢師於溫。至洛朝王。豈非東周盛事。齊桓糾糾。秦人未嘗與衣冠之會。今既在列。同詣京師。使西鄭雄長。知天澤之嚴。何至辟周北門。超乘而過乎。乃乖耳不明大義。矜倔不能以道事君。徒知率諸侯見天子爲尊王。而不知會天子爲不臣。故魯史直謂晉侯名

此以圍許爲主那以巾備議論映合前後爲斷

王也夫子以天子自狩爲文一則全天子之尊非諸侯所
得會一則諱其尊王之志而深諱其名王之名傳之釋經
精矣溫晉之賜邑溫原還周乃後日事若此時則狐溱方
爲溫大夫蓋河陽之地有賜晉者有未賜者泛舉河陽亦
諱言溫也總舉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溫本說通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
史使曰以曹爲解按使之告晉侯曰當復曹以自解免則晉疾自已也下乃詳背復曹以解免之故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衛封邢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昔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
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
罰非刑也衛已德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

將若之何。按隱然見獨怒曹之先君爲梟者然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此討許也以圍許爲主天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

畢朝許復不至宜伯主之問罪矣乃合十一國之師許終

從楚先儒責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

三者無足觀許以爲一且從晉不爲弦黄之亡則爲曹衛

之辱耳是以不服也中段詳敘曹事以釋經不書圍許之

義　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

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爲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

裸與塊故毛舉細故而二公安攘之烈不章乎請非然也

曹衛非大惡晉文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況已

告絕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則與衛同執不與偕復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為名使楚人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　或謂衛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怨衛侯衍其復歸豈亦以殺弟名乎衛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受賂之者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君父以斥名之辱恐未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求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當慎也故特書名宋真宗初立時宰相呂端平身殿下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墀率羣臣拜即此意也否則衛太子至闕下成帝子在民間誰偽曷勝言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註）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擊一音封

左傳補義卷十二終